

哪個崗位都一樣 馮強 (79年本科畢業)

撰文 楊詠然 (本科二年級)

一九七九年畢業於中大新聞系的馮強，做過《亞洲華爾街日報》記者、《南華早報》副總編輯及《讀者文摘》總編輯，二十五年在傳媒界打滾拚搏，累積了豐富經驗。其後，他由文字媒體轉戰傳訊公關，先後出任嶺南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之公關主管。對馮強來說，做公關、傳媒人甚至求學，工作性質其實沒有兩樣，具備學習熱誠就是他的站崗之道。(於這篇訪問稿刊登時，馮強已經轉職至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學系，擔任首席講師，教授國際關係理論和財經新聞寫作等科目。)

Message、Sender 與 Receiver

當了七、八年的《讀者文摘》總編輯，馮強於零四年毅然選擇告別編輯室，轉往大專院校發展，名片上的銜頭是轉換了，工作內容卻差別不大，他說：「道理好比大學一年級讀過的傳播理論，任何工作都離不開 message (訊息)、sender (傳送者) 與 receiver (接收者)，工作的轉換只代表三者的對象與內容都不同了。」

馮強為城大傳訊公關處處長時，對外要向傳媒及大眾發佈大學的新動向，藉此提升學校形象，對內則要為員工和學生建立與校方溝通的橋樑。他的服務對象由讀者群變為校內師生、家長及普羅大眾，故於危機處理上更不容有失，觸覺要敏銳，反應亦要快。他記得早前有個法國交換生初抵城大，當晚八時竟就不幸從天台墮下身亡，馮強當然立即趕至肇事現場，與其他部門同事協商合作，兩小時內馬不停蹄，通知大學高層、聯絡領事館、輔導其他學生、向傳媒發佈消息等，每個步驟分秒必爭。「某報紙打算將事件歸咎於城大功課壓力沉重，若當時『走漏眼』不向記者解釋清楚，標題必會誤導大眾。」新聞與公關，都是傳訊工作，步伐一樣緊湊，朝九晚五不再是金科玉律。

馮強的辦公桌上，時事雜誌如《Newsweek》、《Time》與《The Economist》是不能少的，熟悉時事，貼近社會脈搏，是每一個公關的份內事。另外，維持見報率也是公關的另一要職：「我們會安排傳媒採訪各類活動，每日對外發放新聞稿，然後計算最終有多少傳媒報道。」有關城大正面消息之傳媒報道 (good news clippings)，同事們自零五年起每日計算，數量每年增幅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。見報數字高，加上旗下部門半年內無人請辭，難怪馮強總是臉帶笑容，像一切盡在帷幄之中。

學術以內 商業以外

馮強自小五開始熱衷於寫作，寫作是他的習慣也是夢想。近年，他在城大的公關工作已漸上軌道，不像早幾年忙碌，他得以抽出時間，在《都市日報》撰寫專欄。

愛文字也愛音樂的馮強，更與三個校內部門的首長組成民歌隊，由於城大築於南山邨旁，他們便自取名為「南山浪人」(Nam Shan Wanderers)。馮強笑言民歌隊名字夠浪漫：「半年前在一次聚會中傾談，方知我們四人都喜歡民歌又懂彈結他，難得如此志趣相投，於是就自組成男子民歌隊。」「浪人們」曾在同事的生日派對上表演，六月又應圖書館館長之邀於活動內高歌。「浪人們」彈吉他、唱民歌，成為同事內部聯誼一項不可少的活動，舊歌闕闕，令人不禁回想起少年時。

最懷念「香港的華爾街」

轉職公關前，馮強做過中外文字媒體的記者、副總編輯及總編輯（見小檔案）。眾多工作崗位，他最愛還是當《亞洲華爾街日報》的記者，那是他人生的第一份正職。

港英政府時期，英語對事業發展無往而不利，馮強亦希望採訪國際新聞，遂於大學時期密集操練英語。他看準經濟新聞漸趨重要，故努力鑽研經濟刊物，立志將來當財經記者。日子有功，最後他如願以償，於七九年畢業後即獲《亞洲華爾街日報》聘任。該報較集中於政治、商務新聞，亦著重特寫與專題故事，令馮強的寫作興趣得以發展：「那時早上九時許上班，自己有稿見報那天，必在七時半衝至報攤買報紙看。」閒話當年，他仍難掩興奮之情。令他印象特別深刻的，是八十年代初期到中國各地採訪的艱辛，當時他由重慶走到吉林，涉足之處記下民生點滴，例如他曾在廣西與一農戶同住七日，務求真實反映當地民生兼可側寫國內經濟改革情況。能將寫作興趣與採訪工作融為一體，令他獲得前所未有的滿足感，於是愛求變的他在「要求高、水準高」的《亞洲華爾街日報》渡過整整九個年頭，往後未有一份工作能破此紀錄。

新傳三年 玩有時 學有時

在《亞洲華爾街日報》的九年難忘，在中大新聞系的四年留下的則是快樂記憶。馮強自言愛玩，是校內活躍份子，當過班代表與系會副會長，如今回想當年，三十年前的大學片段並不會褪色。他曾率領六位女同學參加系際歌唱比賽，一個他在彈結他，六個她身穿耀眼黃色T恤在台上和唱，大家歌藝不俗，畫面更是賞心悅目，最後他們奪下優異獎。搞系會旅行，一行十五、六人遠足，卻迷路至沙頭角邊境，幸得農戶收留過夜。馮強是活躍份子，但學業成績也不遜，他個人奪得八個獎學金，七七年參加 Floating University（海上學府）學習計畫（一般指董浩雲的伊利莎伯皇后號，該郵輪於七二年意外燒毀後，七七年的海上學府為宇宙號），各國學生齊以洋船作校園，本地僅派出兩個代表，他是其中之一。

除了這些美好的回憶，課堂上的得著也是馮強快樂的泉源之一。新聞系風格獨特的老師給了他不少啟發，例如教新聞寫作、新聞翻譯的老師李宜培，他當時為泛亞新聞社編輯，馮強對他甚是欽佩：「他令我們明白，做記者不應只為薪水。他

有新聞從業員應有的使命感、敢言之風骨，這或多或少感染了我。」當時新聞系的課程涉獵甚廣，中、英課程並重，穩固了馮強的學習基礎，難怪馮強至今仍認定：「讀新傳是我的正確選擇」。

馮強慶幸自己的興趣與能力配合，寫作興趣在新聞系四年得以發展。他認為寫作的滿足感比一切重要，文字創作自不然成了他的選擇職業的條件。寓興趣於工作，難怪馮強工作時未曾覺累。年輕人總需搜索，他認為大學時期與工作初的三至五年是黃金時期，認清目標方能全力以赴。「做自己愛做的」乃馮強成功之道，也是經驗之談。

馮強小檔案

1979 年	《亞洲華爾街日報》記者
1980 年	取得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碩士學位
1987 年	取得英國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學位
1989 年	加拿大《金融郵報》記者
1992 年	《明報》經濟版副總編輯
1994 年	《南華早報》副總編輯
1997 年	《讀者文摘》總編輯
2004 年	嶺南大學公共事務處處長
2005 年	香港城市大學傳訊公關處處長
2008 年	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首席講師



馮強憶述八三年到廣西之採訪點滴，至今仍然懷念。